



迎春的歌

□朱谷忠

迎春,就是迎接新的一年春气萌动的时节。自古以来,不少人都会在春来之前,就开始抒发自己的心情,盼春、咏春、颂春,祈望春天早日到来。然而,同样是迎春,同样是描春,不同的人,在心底眼中,却有着不同的风景和心境。

古代人在这方面写过许多优美的诗文。其中,我喜欢的有唐代诗人方干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中的两句:“满枝犹待春风力,数朵先欺腊雪寒。”无疑,春天未到,诸如梅花这一严寒中最活跃的物象,最能传达出大地生机孕育的清新和给人的惊喜之感。这两句诗,之所以脍炙人口,除了生动地勾画出梅花的不屈精神,与诗人当年的青春豪气和明亮的诗风也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诗中的意境,使人在寒冷中仿佛领受了一股轻盈的春风;乐观与欢悦的气氛,远远大于那些感伤寂寥的抒发。还是这个方干,写罢好似意犹未尽,又在一首题为《元日》的诗中迫不及待地写了两句早春的气象:“暖日映山调正气,东风入树舞残寒。”其中的“调”字“舞”字,有形有声,

描绘传神,情意鲜活,使人想见春日晴明、鸟语呢喃的新春景色。

不过,在迎春的诗文中,我最喜欢的是毛泽东于1961年创作的一首词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同样是迎春,同样写梅花,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: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这首词,上阙描述了梅花傲寒绽放的俏丽身姿,以及梅花坚贞的秉性;下阙笔锋一转,表现了梅花对春天充满坚定的信心和谦虚的风格,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动人的形象,洋溢着一种坚韧精神和乐观主义态度。全词运用逆向思维立意,融合衬托、比喻、象征、夸张、拟人等手法,激情满怀,诗意盎然。至今读来,倍感含蓄蕴藉,耐人寻味。

毫无疑问,春天确是生活在冬天里的人最渴盼的一个季节。古今中外,概莫如此。不过,在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眼里:“冬天可是一位冷静的、难以亲近的美人。”但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却对此发出自信的、令人振奋的声音:“冬天

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他认为:熬过了冬天的痛苦与艰难,就将迎来美好的春天、光明的前途。这两句诗,也从另一层面告诉人们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要积极向上,永不言弃。

是的,当冰冷的冬天来临时,寒风吹彻,万物凋零,难免会给人带来萧瑟之感。但请坚信,冬天之后,就是春天的降临。到那时,当软软的风把云片吹成雨丝,落在树枝上,让新绿的叶子长出来,随即而来的阳光照耀大地,一时轻柔垂散,翠萼伸延,处处鸟语花香,多么引人入胜。新的气象,新的风光,又会给人带来多少新的希望。正唯如此,当新春即将来临时,世上的人,总是怀着急切而又敏感的心情,迎接她的到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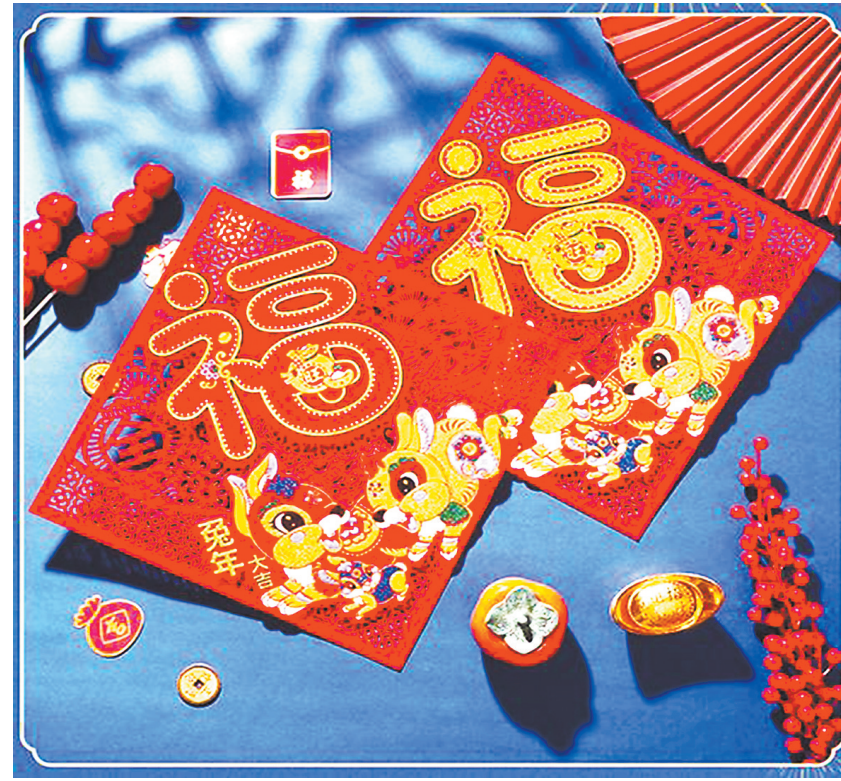
迎春,确是一种别样的心情。当屋外天寒地冻,屋内炉火正红时,若有故知新友,围坐一起,纵论南北,把盏放歌,又是一件多么惬意快意的乐事。而耐不住性子的人,也许会在心中涌出“为嫌诗少幽香气,故向冰天跃马行”的诗句,期望在北方冰天雪地烈风中,跳

上马鞍,抖缰飞驰,冲天而去,洒下一路豪气,塑一身晶莹剔透的自我。这种迎春的情怀,不可不谓之火爆、热烈。

总之,不同地方的人,迎接新春来临的言行举止各有爱好和不同,但就其对春天的渴望来说,其实是一样的。

是的,没有一个冬天是不可逾越的,每一个春天总会如期来临。残雪会在梅花中溶尽,春风会从柳条上归来。而今,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,正是怀着对春天的一种美好的渴盼,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,踔厉奋发,勇毅前行,积极作出自己的奉献,并且在迎接新的春天来临的时刻,不忘世上还有需要温暖的地方和需要温暖的人,向他们伸出友爱之手,送去关怀,送去情意,送去春天的希望。

迎春,迎得“红入桃花嫩”,迎得“青归柳色新”。让我们在迎春的时候,像一位诗人描述的那样:“待谷不以土的温暖,待秧苗以水的潮润;关注百姓门外的泥沙,关注牛羊干渴的嘴唇。”如此,我们就能无愧地迎来又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

守岁

□周雪琼

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两年。”说的是除夕守岁的习俗。

对儿时的我们来说,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。过年有平时吃不到的糖果小零食,可以穿新衣服,最重要的还是除夕晚上的压岁钱。自然,守岁成了记忆深刻的年俗之一。

那时候的年味特别浓,腊月廿三过小年,就算是迈进了年的门槛,隐隐约约的鞭炮声,宣告了“年”这快乐乐章的开启。我们总扳着手指头数啊数,一天、两天……盼过年的心儿就像小猫抓似的。“扫尘”是年前的必修课,扫尘之日,全家上下齐动手,用心打扫房屋、庭院,擦洗锅碗,干干净净迎接新年,那全家总动员的热闹劳动场面,还深深印在脑海中。最后一个坏天,是备年货的最后日子,集市上购置年货的人比肩接踵,琳琅满目的年货,营造出浓浓的年味。贴春联可是头等大事,年三十吃过早饭后,家家户户都在门两边贴上红红的春联,一副副透着喜庆和热烈的春联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、企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。年夜饭是一年中最具家庭亲情、充满温馨祥和的家宴。一串长长的“闭门炮”震天响过,年夜饭就开始了。全家老小齐聚一桌,满桌的佳肴,喝不完的酒水。大人们频频敬酒,相互祝福,你一言,我一语,谈着一年的收获与来

年的愿望;孩子们却早想着要出去玩鞭炮了。此时此刻,家家户户都享受着浓浓的亲情和节日的喜庆,年味充满了城市 and 乡村。“通天烟花秀,闹街硝烟浓”,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使节日气氛更添浓郁。

爆竹声声辞旧岁,漫天烟花迎新春。守岁是最让人兴奋的事。“儿童强不睡,相守夜欢哗;坐久灯花落,起看北斗斜”,古时除夕守岁的热闹景象跃然纸上。吃过年夜饭,全家老少围坐在一起。这时候,母亲便会捧出平时招待客人的糖果、花生、瓜子等,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,等待新年的到来。压岁钱是除夕夜长辈给孩子们的新年礼物,分发时长辈都会勉励儿孙在新的一年里学习上进,好好做人。孩子们也会祝长辈身体健康。那时候我们收的红包,一般都不会花,睡觉时悄悄地放在枕头下,枕着自己的红包,做美美的梦。领完压岁钱,我们又兴奋比试着年初一才可以穿的新衣服。比试完叠好,叠好了又试,最后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不情愿地脱了下来,叠得整整齐齐留着大年初一穿。

俗话说“三十晚上的火”,说的就是除夕守岁“燃灯照岁”的习俗。这天晚上所有的灯都开着,把家里照得红红火火的,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,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。大人们围坐在一起,喝茶聊天。时间一点点地过去,孩子们仿佛不知困倦,有用不完的兴奋劲儿。到了将近晚上十二点,大家的热情又高涨起来,大人就会燃放早已备好的鞭炮,庆祝新年的到来,随着辞旧迎新时刻的来临,鞭炮声,欢笑声,祝福声响成一片,交织在一起,家家呈现出热情温馨、欢乐祥和的景象。直到后半夜,你一言,我一语,谈着一年的收获与来

纳底是闽北建瓯名菜,由建瓯方言演变而成,意思是纳选多种精细配料,配上上好的淀粉并在捏制过程中揉捏到了底的意思。它是建瓯民间的一道俗菜,不仅经济实惠,而且方便易做;既可作家常菜,又可作宴宾之肴,更是过年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家乡菜。

纳底做法简单,把瘦肉切成黄豆一般大小的小丁,放入地瓜粉里搅拌均匀。水烧开把肉粒搓碎放下,煮熟捞起放入冷水里浸泡。起油锅放入葱头爆出香味,加些白菜丝、冬笋、酱油、盐炒一会儿,将浸泡在冷水中的纳底捞起入锅,再加适量水煮开,地瓜粉加适量水调匀拌下,煮成糊状,起锅前打个鸡蛋调匀渗入,另加些胡椒粉、黄酒、味精、麻油等调料即可。其味香甜,口感清鲜爽口,实为佳品。

记得小时候,只有在喜宴上或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纳底。在那个年代,人们肚子少油,平时偶尔买几回猪肉,都抢着买五花肉,有谁会有限的猪肉票拿去买瘦肉呢,更别提做纳底了。逢年过节,母亲必须奢侈一回,计划着买一些瘦肉做纳底。母亲将一块瘦肉小心翼翼地放进菜篮子里,拎着菜篮子回家时,邻居瞥见都会羡慕地说一声:“哇!今天买瘦肉了,过节了,有纳底吃了啊。”母亲胸脯一挺别提有多神气了。不仅是我的母亲,那时,所有逢年过节能拎着搁一块瘦肉的菜篮子的母亲都神气。

母亲将瘦肉洗净,细细地切着,调料、拌粉、搓碎,一连串动作都是那样的有条不紊,她的手是灵巧的,眼睛是透亮的,脸是微笑的,像在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艺品。当热腾腾的纳底在锅里飘香时,小小的我总会挤到灶台旁,将头伸到氤氲中,使劲一嗅再嗅,恨不得将一丝一缕的香味都要吸进肚里,惹得母亲哈哈大笑。

母亲都是煮一海碗纳底,每人可分得大半碗,我迫不及待舀一勺入口,那真叫一个香。每吃一口都感觉有节日的喜悦,更有浓浓的家的味道。很快每个人的碗都干干净净,连一勺汤都不剩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,每天可食瘦肉,因此,纳底对于建瓯人来说,就等同于家乡味十足的“妈妈菜”,随时想吃都可以做。尤其天气冷时,建瓯人喜欢煮一碗热腾腾、稠乎乎的大底下肚,心里和胃里立刻暖洋洋起来。之所以纳底能在建瓯一代一代地传承,不仅是因为纳底的制作过程不烦琐,即便是最笨拙的母亲也能应付,而且纳底有家乡的味道,更有家的味道。

虽然现在的菜肴十分丰富,但过大年时,建瓯人仍然习惯煮一碗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纳底,觉得有了这碗纳底,才有家的味道,年才过得安心。吃着那熟悉的味道,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浓浓的亲情、浓浓的乡情。

年香

□李琰

每逢年关将至,我的记忆里就会浮起一缕缕浓郁的年香,将我带回小时候在外婆家过年的那段美好时光。

那时外婆一家住在店下镇溪美村的木制老宅里。拐过熟悉的街角,老远就看到那座刷着红漆的老木屋。那红漆日子久了,全渗入木头里去,阳光一照就散发出一股特别的香气。在冬天,望过去,整座老宅就像一只红扑扑的大火炉,叫人看了心里便不由自主地暖起来。

老宅的前屋紧挨着街道,是作为杂货铺的店面使用的。外公常常拿着他的竹烟筒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,透过半开的格子木窗,看着街上人来往的行人。

小年那天,外公把店里的各种香摆在门口的空地上晾晒。那些香大多是线香,一根根如筷子般粗细,颜色以紫红、玫红的居多,也有少部分是赭黄色的。在一排排整齐的线香后面,则威武地立着一根根圆柱状的粗香,雕着精美的龙纹和祥云,表面还洒上了金粉,在阳光下熠熠闪烁。也有的上面不雕龙纹,而是写着花花绿绿的大字,诸如财源广进、合家

平安、万事如意之类的祝福语。

晒香要连晒好几天,只要一直是好天气,就连续不断地晒到过年那天。于是,我就日日祈祷,希望天天都有大太阳。记忆中,那几天太阳总是出奇的好,我就如愿守在那些线香、高香旁边,鼻子贪婪地嗅着那种浓郁而又神秘的香味,期盼着除夕夜的到来。

到了除夕那天的下午,来店里买香的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。等到暮色四合,做完了旧年的最后一笔买卖,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,外公就一丝不苟地把店面的排门一扇扇逐个插上,木格子窗也关紧。然后他就站在灯下,托着下巴,眯着眼睛仔细地挑选我们家除夕夜烧的年香。

街道上此刻格外寂静,我朝街道两边望去,发现家家户户门前都点着香。有的人家门前是三炷线香一起插在一只铜制的高脚香炉里,有的则和我们家一样,只点一大根高香。夜色越来越浓了,像是由那一缕缕的香烟幻化而成的。年香的味道在街道上静静地弥漫着,它和各家窗缝里透出的灯光一起,默默酝酿着,编织起了一个宁静祥和的除夕之夜。

除夕这一天,也是外婆最忙的一天。这一天里,外婆几乎都在厨房里忙碌。而屋里的年香便是由外婆的巧手创造出来的。这香里,有煎红糖糯米糕的清甜,有炸春卷的胡椒香,还有杂烩汤里的酸笋香……真是说不尽那无穷的美味、无穷的喷香啊!

多年以后,记忆里的那缕年香始终不散,在我不变的童心里久久弥漫……



普永樂長

福建福州福清
福安八閩洪福泉
福安四季平安
福安南安
福安華安

陈吉/书法

插了梅花便过年

□向贤彪

“山家除夕无他事,插了梅花便过年。”古人过年物质条件有限,但精神的愉悦和充实并不逊于今人。过年插梅花的习俗,正是体现了一种高雅的格调、一种清新的气息。

好的习俗是可以代代相传的。儿时,在老家,母亲在老屋的后面栽了两株蜡梅,每年临近春节,蜡梅都会如期绽放,那诱人的芬芳,让过路的行人驻足吮吸。偶尔有人偷偷靠近采摘一枝,母亲也假装没看见。有人欣赏她亲手种的蜡梅,她高兴啊!到了年三十,母亲会吩咐我们摘几枝蜡梅插在花瓶里,并说:“有蜡梅陪伴,过年才有年味。”时光过去竟半个世纪了,我仿佛又闻到了老家老屋后面那两株蜡梅的清香。

由于受母亲的影响,在百花中,我对蜡梅情有独钟。在儿时的作文中,常有对蜡梅的描述与赞美。王安石有诗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这“暗香”二字妙哉!它是淡然而浸入肺腑的自然气息,花香千万种,唯蜡梅才具备这等天香。我敢说,再高贵的香水,也散发不出如斯

销魂的香味来。后来,读了古人的《荆州记》,看到诗人陆凯,自江南寄梅花一枝到长安与好友范曄,并赠诗曰:“折梅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;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许久沉浸于感动的遐思之中。赠梅予友,以梅抒怀,该是一种怎样美好的情愫,一种怎样冰清玉洁的友谊!

前些年,在泉州工作时,清源山上有一片蜡梅。每年花开之时,我都会独自前往,寻一方石头上坐,静静地品味它独特的清香。当时,也曾萌发折一枝带回家的念头,但忽又想起《茉莉花》中“又怕看花的人儿骂”的歌词,也就作罢。后来,一次到江滨公园散步时,偶然拾回两株被人遗弃的蜡梅小树苗。当时,枝叶已经枯萎,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样子。拿回家后,我把它栽种在门前的草坪里。心想能活就活吧。没想到,它还真的活过来了!经过一个秋冬的孕育,小树苗长高了,爆出了不少新叶。第二年的腊月,竟然开出了几朵淡黄的花。

你看,那花朵开得多好啊!嫩黄色的花骨朵绽开于紫褐色的树干上,黄

灿灿的,不染一点瑕疵,娇艳如霞,淡雅如水。整个花朵娇嫩得如一株刚刚拱出地面、沐浴着细雨的幼芽,又活泼得像一只新孵出来的雏鸟,向着阳光呢喃,使人不由得想起清代著名女诗人谢浣湘咏梅的诗句:“梅花换却旧时妆,细缕裙儿点额黄。”这梅花合时而开,本为常情,但比之美人梳妆,像点点沾在浅色裙子上鹅黄,美丽娇俏,显得高贵又端庄。女诗人是懂得梅花的,她巧妙地运用意象的表现手法,隐晦地道出了冬去春来,梅发新枝、吐蕾绽放的情景。“点额黄”是引用《初学记》中宋武帝之女“梅花点额妆”之典故,既贴切又形象。

后来,我调回福州工作,便将这两株蜡梅挖出带回福州,栽种在门前的空地上。春天,为它剪枝;夏天,为它浇水;秋天,为它除草。吃剩下的菜叶瓜果皮埋埋在树根下,权当给它施肥了……在我的精心照料下,几年工夫,蜡梅长成大树了,枝干粗壮,叶子肥硕,开出的花朵更是精神而饱满。每当蜡梅绽放之际,路过它身边时,我都会停下脚步,与它凝视一会儿。它们虽不言语,却胜似言语,闻者是先知,有了交流便是知音了。我想,万物是皆可交流的,只要你真诚。假若心不诚,蜡梅就是蜡梅,只是一种自然之物,而非心灵通达的知音。

又一个春节来临了,门前的蜡梅如约迎春绽放。我折了一枝送给朋友,他回赠一首小诗:“窗前忽闻浓郁香,凝目犹见淡黄枝。醉人清气久盈室,有梅相伴年更爽。”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,插一枝蜡梅,年味更浓了,也把今年最早的春色带回了家。

